

吴组缃 代表作

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吴组缃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。他的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著称。在《一千九百零九年》、《山》、《黄昏》等小说中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知识分子的内心挣扎。他的散文同样具有独特的魅力，如《归来的渔夫》、《雨》等，语言简练而意境深远。吴组缃的文学创作不仅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

吴组缃先生的文学创作，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对人性深处的探索。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感，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艺术价值。通过他的笔触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民国社会，以及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下，知识分子们所经历的心灵历程。吴组缃的文学遗产，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和传承。

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吴组缃 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计 蕾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组缃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 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1998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432-4

I. 吴… II. 中… III. ①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444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1.25 印张 266 千字 4 插页

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1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内 容 简 介

吴组缃,原名吴祖襄,安徽泾县人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。本书收入其小说《官官的补品》、《一千八百担》等15篇。其小说以皖南农村现实生活中经济与社会制度的衰落为题材,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,尤其是短篇小说《一千八百担》,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祠集会,具体而微地表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破产和宗族制度的分崩离析。其作品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的第一人。



吴组缃(1908~)

本书编者 计 蕾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舒 乙	樊 骏	



吴组缃

1957.10.23



吴组缃作品书影

目 录

小 说

离家的前夜	3
两只小麻雀	10
小花的生日	24
· 栀子花	35
金小姐与雪姑娘	48
官官的补品	63
蓁竹山房	78
黄 昏	86
卍字金银花	95
一千八百担	105
天下太平	145
樊家铺	170

女 人	202
某 日	207
铁闷子	224

散 文

扬州杂记	251
村居记事二则	263
柴	273
泰山风光	283
差 船	302
副官及其他	312
谈 癖	333
敬悼佩弦先生	342
吴组缃小传	352
吴组缃主要著作书目	354

小 说

离家的前夜

堂厅里黑漆漆地。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，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。蝶坐在藤椅上，我坐在她旁边：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。

“乖，宝宝，吃奶奶，吃奶奶。”那个新来的奶娘温爱地说着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小鸠又凄惶地哭起来了。

“哦，不吃，不吃。乖乖，莫哭，莫哭。”奶娘说。

小鸠不哭了。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我蹑手蹑脚走到耳门旁，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：坐在桌旁的是母亲，她皱着眉头，脸色带着一点怒和怨，一手抱着小鸠。小鸠凝着她灵活的小眼，注视着灯火。泪珠挂在小颊上，时时摇动着头，发出哭后的咿嚤。奶娘靠在旁边，在桌上转着铜子。一共三个铜子在转，奶娘的手很灵捷，倒了这个，又转起那个。

“鸠，好玩呀，喂！”奶娘一边忙着转着铜子，一边笑着逗小鸠。

“嗯，嗯。”小鸠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，很高兴地咿呀着。

“嗯，嗯，鸪也转，鸪也转。”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小鸪来，把铜子给了她，说：“奶娘真疼你呢，小宝宝，你自己转。”

小鸪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会儿，忽然又有所感触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

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，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样？”蝶低声地问我。

“不成功，她不要她呢。”

蝶正打算说什么，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：

“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！现在的世界不同啦，要读书，——结了婚还要读书，生了孩子还要读书！真是新花样，女人读书有什么用！”

“少奶奶毕了业，会当女教习先生，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！”

“我也有这福气！女人毕业有什么用！这种狠心的，自己的血肉呀，你看，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！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！”

“妈，妈，妈，妈……”小鸪凄楚的稚音。

“宝宝，这是你的妈呀！”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：“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，你还想她做什么？——宝宝，乖乖。真是可怜呢，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，一口奶也没吃。真是可怜的孩子！犯了什么法，叫人受饿罪！”

“鸪，嗳，多好玩呀！”奶娘说。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。

“娶什么女学生！我早就说女学生要不得。女学生是一朵花呀，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！还抱孩子，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？”

“赫赫赫！……”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。

“你还笑！”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。

“妈，妈，妈，呵呵……”小鸪又凄切地哭喊了。

“饿了啦！”母亲喊着说。

“小宝宝，吃奶奶，真好吃呀！”奶娘又在逗小鸠。

“呵呵……”小鸠哭得更厉害了。

蝶站起来，很快地推开耳门，走进屋子里去了。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。

小鸠张开小口，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。母亲说：“妈来了，妈来了！”小鸠看见蝶，张开手，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。口里亲热地喊着：“妈，妈，妈，”泪还不住地向下滚。

“真是活冤家！”蝶红晕着眼眶说，“乖，不哭了！”

小鸠果真不哭了，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，亲热地撒着娇。蝶把钮扣解开，露出乳来。可怜的孩子！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，又用手摩弄着另一只。但是凄凄切切地，又接二连三摇动小头，发出啾啾的余声。

“你看可怜不可怜？”母亲感动地叹息着。

“真是痴东西！”蝶用手帕替小鸠拭了泪，抚摩着她柔细的头发，半似自语，半似教训地说道：“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，还要择东捡西的！假使你妈死了呢，你不活了？”

“说得真好听！”母亲又怒又笑地说。

此时大家都无声了。那个奶娘无事可做，在旁边腼腆地搓着两手。

小鸠含着奶，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”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，“饿了，又哭得疲倦了，现在一吃饱，不就睡熟了？真是可怜的！”

蝶抱着小鸠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。母亲也打算去睡了，招呼奶娘，今晚权且在她屋里睡一宵，到明天再作道理。

我走回卧室里，蝶躺在藤椅上，一只脚踏着小鸠的摇篮，侧身向里面，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。

“又哭了，有什么值得哭的呢？快到一岁的孩子，那里这么容

易换奶？——慢慢地，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，就肯吃她的奶了”。

“她不吃，她自己受！”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，“我是一定要出去的，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！”

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，生命在熊熊地燃烧，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。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。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，前进的，充实的生活。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，她怎能过得下去？蝶说：“在校里读书，多么新鲜活泼！现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，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，一切干枯的，死寂的氛围来逼紧我的心胸。我是个活的人，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这古墓里！”

我爱她，我完全同情她。

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房里静悄悄地。蝶不知几时已经起身，小鸠也不在摇篮里了。我懒懒地穿好衣服，找到后面厨房里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。昨晚的那一层愁云，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。

“你起来了？”她含笑地跑近我。

“你吃的什么？”

“肝，醋炒猪肝，怪难吃的。”她皱着眉，摇摇头说。

“吃这个做什么？”

“止奶呢！”她高兴地说：“小鸠吃奶娘的奶了。今天一早起，奶娘来抱她，她就要她抱。我叫奶娘抱她到没人的地方去。奶娘抱她到前面大厅上，和她玩了一会，果真就肯吃她的奶了。吃了奶，又玩了好久，一次也没有哭。现在我叫奶娘抱她到自己家里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熟了就会吃她奶的，昨天你偏要那么着急！”

“这样子，我俩明天就动身。”她一时真高兴。

“好，只要你愿意。”

奶娘声明她不能住在我家抱孩子，因为她丈夫在外面做生意，她要家里料理；孩子只有抱到她自己家里去养育。好在都同在一个村里，自然可以时常来来去去。我们也都答应了。

“不知道她家里干净不干净？邻居怎么样？屋舍怎么样？”我说。

“下午我要去的。我要送小鸿的衣服，东西去。”蝶一边回答我，一边又和女佣人说：“张妈，你先去看看她在那里登得惯登不惯？哭不哭？现在在那里作什么？奶娘待她怎么样？”

“你自己去一去也好。”我说。

“可是现在我不敢去；去了，她会不要奶娘了。——到晚上，我不见她面，偷偷地去看看情形。”蝶说着，眼就红了。

蝶中饭也不吃，忙着把小鸿的衣服，玩具和零星东西打点了一箱又一包；又忙着把我们自己的行李书籍理好。她脸色苍白得可怜，眼也变得滞钝了，泛着凄清的弱光。

然而刚才她并不是这样子的。

“蝶，你不舒服？歇歇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要紧……”她哽咽着嗓子，向藤椅上一躺，就摸出手帕不住地拭泪。

蝶虽然年青，但也是具有强烈的母爱的。青春的火焰鼓动她振起，前进；但等她丢开了孩子，预备振起，前进时，她顿时发觉已经失去了一件重要的东西，自己的心已经空虚，怅惘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我们正吃晚饭，蝶叫张妈提了箱子包袱，到奶娘家里去。

“你吃了饭再去。”母亲慈祥地和蝶说，“我和你一块去看看。”

“我吃不下。——晚上，路难走，你老人家莫去。”她说。

“少吃一点，你两天没有好好地吃饭了，饿出病来怎么办？”我